

親愛的，我把空間搞大了⁺

非常廟藝文空間

文 | 張至維 圖 | 非常廟藝文空間

VT 展場一景，2011 年陳萬仁個展「你就是我的例外」。



VT 八位股東，前排左起胡朝聖、何孟娟、陳文祺，後排左起蘇匯宇、姚瑞坤、吳達坤、涂維政、陳浚豪。

這是一間地下室，面積不小，從地址來看，可以知道是由同一棟大樓相鄰的兩戶 BI 合併而成。位在小吃食店混雜的伊通街上，大樓本身已經向後退了幾步之遙，空間的入口又低調的夾藏其中，如果沒人聚在外面抽菸，很容易視而不見。只有專程前來的舊雨新知，才不至於過門不入。

在白天的光線裡，由地面走下兩層十階的樓梯後，眼睛很快習慣室內的調燈，通過雙扇大開的不鏽鋼鐵門，迎面牆上裝置著涂維政的作品，仿古的出土浮雕搭配幾件深色沙發，形成一個幽暗的玄關。玄關兩端各自連接一個展場；左邊展場的角落是一個辦公區塊，右邊展場的角落是一個專業吧檯，比起從前，整個空間非常單純，只有作品，沒有其他多餘的擺設。

「之前那邊很亂，又有 DJ 台，又有沙發甚麼的，干擾佈局。」剛剛接下 VT 執行長一職的蘇匯宇，用手比了一下方向，點出自己目前的主要

任務，「我來就是把空間整理一下，弄乾淨一點。」他一面說話，一面將一本新書遞過來，特殊裝幀的厚殼上印有三個字：「搞空間」。

「搞空間」既是書名，也是展名。為了慶祝五歲生日，民國一百年的五月，VT邀請許多曾經合作過的優秀藝術家們，加上核心成員，總計30位共襄盛舉，一同參與「搞空間——VT五週年特展」。並在開幕當天，發表由姚瑞中與吳達坤主編的《搞空間：後替代空間在亞洲》一書，介紹許多與VT一樣屬於藝術家經營、具有相近理念的空間。對照內容，環顧現場，可以看出這不僅是一個展覽，或一本書；對VT而言，一路走來，「搞空間」就是創作。

五年前的某個夜晚

「2005年底，在姚瑞中家裡有一場聚會。」談到VT成立的緣由，蘇匯宇說，「那天晚上，陳浚豪提出一個點子，說要開一家店。」當時的陳浚豪，已經在台南的海安路上開設了一家pub，叫做「藍曬圖」，店面的陳列主打當代藝術，因為反應不錯，所以他覺得應該在台北也開一家。

這個想法立刻獲得熱烈的支持。身兼藝術家、藝評與策展人的姚瑞中登高一呼，很快在圈內號召了一群朋友，連自己在內，總共八人，分別是姚瑞中、陳文祺、涂維政、胡朝聖、陳浚豪、吳達坤、何孟娟，以及蘇匯宇。這八位活躍的台灣當代藝術工作者，不僅是核心成員，也是主要股東，「我們的網絡很土法煉鋼，就是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。」由於集結的資金不夠，接著又找了許多自己人當作散股，「就一夥進來，有點像老鼠會這樣。」蘇匯宇形容。

至於店名，眾人決定沿用過去姚瑞中與陳文祺等人共組的藝術團體：「非常廟」；一方面取其諧音，另一方面直譯成英文 Very Temple，簡稱VT，招牌就是 VT ArtSalon，中文全名「非常廟藝文空間」。2006年三月，VT風光開幕，成為台北第一家用當代藝術作噱頭的夜店，地點選在替代空間元老「伊通公園」附近，打算發揚群聚效應。蘇匯宇表示，一開始VT完全是 lounge bar 的



VT展場一景，2010年「女子少女」展，圖為吳長蓉作品。



VT成立之初的定位為以當代藝術作噱頭的夜店，店內陳設了許多當代藝術家的創作，圖中的平面及雕塑即為股東姚瑞中的作品。

一座風雨飄搖的吧檯

不過，熱鬧的光景沒有維持很久。就夜店而言，VT落腳的地點似乎稍嫌家常，不僅無法拓展客源，更常常招致鄰居的舉報。2007年初，因為不堪警察臨檢與商管罰單，面對營運的鉅額赤字，VT有意收攤，除了文化局與文建會前來表達關切之外，新聞亦有報導。八位成員經過討論，當時的執行長姚瑞中決定轉型，將「藝術夜店」一分为二，改為一半是沙龍、一半是畫廊的複合空間；沙龍部分維持夜店的模式，畫廊部分則具備展覽的功能。

VT的路線調整，清楚體現在空間的變化上。第一年的「藝術夜店」，營運以夜店為主，藝術是附加的氣質，空間裡主要為沙發和簾幕，牆上雖然掛滿作品，並且更換頻繁，仍屬裝飾的性質居多，嚴格說來並不是正式的展覽，偶爾遇到一些主題作品，才會印製簡單的文宣，譬如胡朝聖策畫的「漫搞 Manga」。



VT 展場一景，2010 年藝術團體 MimiLucy 個展
「Never Give Up - The New World」。

轉型之後，沙龍部分除了繼續夜店的擺設與活動，同時減少座位，讓出更多零碎的空間，開放給年輕的創作者；畫廊部分則用一個完整的空間，介紹資歷成熟的當代藝術家。因此，第一檔展覽便由主導這次轉型的姚瑞中打頭陣，推出「犬儒共和國」——標題透著辛辣犀利的勁道，像是 VT 面對現實催逼之下的一記還擊——出手看似無奈，但讓自己人訝異的是，這招並非無功而返。展覽結束，「竟然發現作品有賣掉，那時候大家都沒想到。」從此，作品買賣成為 VT 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，再者，畫廊的空間已經回歸展覽專業，VT 於是開始爭取補助，這兩部分的經費加起來，剛好可以打平收支。

「所以它這本書就在講啊，」蘇匯宇指著剛剛拿出來的《搞空間》，一個字一個字念道：「後——替——代——空——間」。他解釋，「後」這個字，未必是概念上有甚麼特別的變化，「我覺得是因為，現在大家都需要拿補助，也要有一點營利，幾乎台灣所有的替代空間，都在接受補助之外，還要靠案子賺錢，養空間。那個賺錢包括賺人事費啊、賺水電開銷。」面對現實與理想，今日經營「替代空間」的藝術家們，無論身段或是手法，都比之前靈活許多。



轉型後的 VT 開始有計畫性地舉辦展覽，主力為年輕藝術家，開幕活動中亦常有動態的演出，吸引不少年輕的觀眾族群。圖為 2010 年黃彥穎在個展「閃光」的開幕晚會中現場演唱。

八仙輪流過海

現實上，VT 為了生存，從一家打著當代藝術旗幟的夜店，轉為一邊畫廊一邊沙龍的複合式空間，慘澹經營了三年多，終於在 2010 年初結束沙龍，吧檯不再有酒保服務；又過了一年，VT 慢慢調整局面，將左右兩邊的空間合成一個專業的展場。這段期間，執行長也從姚瑞中換到吳達坤，再到現任的蘇匯宇，他說，八位核心成員依序上陣，「理想上，每個人要輪三年。」

蘇匯宇強調，VT 往後將以展覽為主，「這部分只是延續之前的定調，不是我所決定的路線。」進一步解釋，他說：「我們每兩、三個月開一次會，八個人坐下來，討論所有事情。」目前的檔期已經排到明年，主力為年輕藝術家，再配上基本班底：八位核心成員 + 當初以散股身分支持 VT 的自己人。



VT 還推薦這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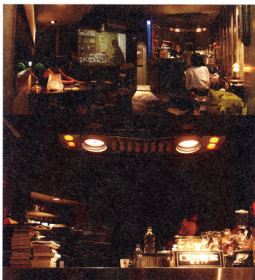
旁邊咖啡社

台北市中原街 37 號旁邊

VT 經理阿荔(李婉如)建議,腳力夠的話,可以到「旁邊」坐坐。這家咖啡社年紀比 VT 還大,由於沒有自己的門牌,因此借用隔壁的地址,取名「旁邊」,有點像是傳說中的 9 又 3/4 月台,靜靜躲在周遭的喧鬧聲中。乍看之下,「旁邊」名副其實,外觀似乎不甚起眼,細節部分卻處理得非常講究。門內別有洞天,整個空間設計感十足,略帶一股冷硬、懷舊的氛圍,一些角落既怪扭又有趣,充滿小小的驚奇。

老闆「豆子」是個熱愛電影、動畫的圈內人,由於白天有別的工作,「旁邊」的營業時間從晚上八點到凌晨一點,是藝文界朋友常常造訪續攤之處,隨著不同的客人上門,激起的火花也不一樣。阿荔說,店裡沒有 menu,手邊有甚麼,豆子就煮什麼,如果「客人想喝木瓜牛奶,豆子就指示這附近哪邊有水果攤,只要買木瓜回來就可以弄一杯!」

在「旁邊」,除了飲料與音樂之外,運氣好的話也可以看到電影。這裡的片子都是豆子自己的蒐藏,興之所至,有時也會跟大家一起討論其中的橋段、角色和拍攝手法,「結束後播放花絮回響,最後再送離開的客人到門口。」聽起來是不是很完美?不過阿荔表示,豆子是一個低調實在的老闆,並不喜歡大肆張揚,所以特別交代了:「盡可能不要宣傳這個地方,保持清幽也不錯。」



旁邊咖啡社。(攝影/李婉如)

轉型後,VT的展覽一直頗受藝術市場的青睞,蘇匯宇屈指細數從這裡發跡的新秀,像是常陵、陳擊耀……還有蘇育賢、黃彥穎,加上江忠倫也已排入 2012 年的檔期,「你看,我們收集到『萬德男孩』三個人,不錯吧。」的確,憑著精準的眼光,每年推出的展覽不但叫座而且叫好,以 2009 年為例,黃博志等人的「軟抗爭」與陳敬元的「液態島嶼 The LIQUID STATE」便同時入圍了第八屆的台新藝術獎。

雖然如此,VT 並打算走商業畫廊的路線,「我覺得 VT 本來的特性就是藝術家營運的空間,這個特色要把握。」蘇匯宇說,「就這空間有八個人,每個人功能不太一樣,所以這是它的優勢。」由於成員的多樣性,策展、研究、出版,甚至駐村交流的活動計畫,也在 VT 未來的任務之內。他認為,VT 不只是一個空間,同時也是一個藝術團體。

「對我們來說,VT 具有多重的可能性。」樂觀的聲音說道。

如果你正好走在伊通街上,不妨繞進 VT,看看是否可以在一間曾是夜店的地下室裡,要到一杯飲料,然後順便邂逅一件令你心動的作品,或者更多。■

非常廳藝文空間 VT Artsalon

台北市伊通街 45&47 號 B1/B1
02-25161060